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泗水渔隐

著

武林秘事 帮会奇谈
将如椽之大笔 写侠义之江湖
美人泪 英雄血
豪杰胆 侠客情

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
一个酣畅淋漓的江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血海潮

第一部

泗水渔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海潮·第一部 / 泗水渔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 2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

ISBN 978 - 7 - 5205 - 1672 - 3

I. ①血… II. ①泗…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61150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3.5 字数: 34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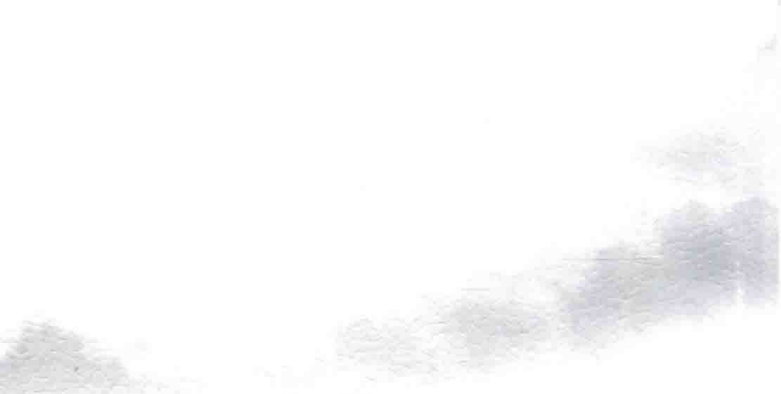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泗水渔隐，本名俞印民。早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堂，毕业后入上海吴淞中国大学，一度担任上虞教育视察。1917年流寓杭州，欲求出国留学未果。后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副刊《楚社日刊》助理编辑，兼任《湖广新报》特约撰稿，又转中信洋行职员。不久赴沪投章太炎门下。随后往返于北京、汉口、上海，以卖文维持生活。1921年任新华书局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军。曾创办荣誉出版社，出版《荣誉旬刊》，为抗战伤残军人服务。主要著作有《俞氏泗水集》及武侠小说《血海潮》《血昆仑》等。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序

新华书局主人以《血海潮》全稿见示，索弁一言于简端。以余不文，宁有所见，但有不能已于言者。

挽近说潮澎湃，武侠与社会小说之刊行，几于无日不有皇皇新著见于报端。此种现象，论理本为一极可喜之事，然一按其实，则大谬不然。其满纸亥豕，如孩提之犹牙牙学语者固无论矣，上也者亦仅以肉感为号召，似乎不杂一二秽褻语，即不足以称小说。社会说部尚可说，而武侠说部亦复如此也，甚则颠倒历史上之黑白，播乱人世间之见闻，如伶官演戏，山膏骂人，天下耳目，一手遮尽，小说界之信誉，盖从此为若辈扫地尽矣。虽然，当此叔季，得能有黄钟一正其音，则亦未始不足以挽狂澜而回怒潮。

此《血海潮》者，对于叙史上事，一一有线索可寻，用笔精严，叙事深切，力矫流行说部之弊。行见一编出世，随潮而来之妖魔，俱将遁形而去，狂澜怒潮，一一救平。余敢效陈抟驴上之语曰，说潮从此平矣。

骆无涯序于知无涯室

民国十八年双十节

自序

不佞少失所学，不喜读非性情之书，早年奔走革命，耗其资财，竭其才智，濒于困乏，未尝稍有成立，退而办日报杂志。每以所见于社会改进之象，发抒良知，胥关于政治经济之端。初无暇断断于稗官之所为也，其略已见于拙著《泗水文集》。读吾书者，皆知不佞之所旨矣。

比闲居吴下，每得沪上书肆主人驰函相嘱，索为说部以利刊行，屡辞不获。其不获者，非文章之惊人特甚，良以境地使然。有不得不借此以为膏火者，其辞之也，非不屑也，亦非惮而不为也。诚以近日发刊情形之逼仄，有令识者望而退避，诸肆所出，名类无虑万数，广告争布，唯恐眩之不诞，是又何必与争伍，一也；命篇执笔，先必为书肆策其利害，变本加厉，至于失序，二也；计字规金，限篇于一，诸篇等量，徒利刊订，鲜不失之削足适履，三也。有此三者，苟非其人舍此无他图，岂其愿乎？即如本书，初布篇为五十回，其后续而申之，继贯穿于一气，而揆诸文心，容有未满，此不佞历年来所以不轻染于时尚之所习也。蛙鸣于雷，不戢其影，徒足令人齿冷耳，不佞尚知藏之。虽然，行文之乐，亦有其道，性之所近，发抒尽致，固在我耳，此意唯读者知之。读者感知畅快，即作者先已畅快于前。作者出若干心思以为文，即读者偿若干心思以读所为文，心神之接，如影随形。其有读不终篇废然而弃者，不独枉作者之心思时间，亦甚枉手民之撮铅排版，暴殄纸墨也。

尝见诸肆中类此者多矣，细思其故，令人失笑，诚不解何必以是为

哉。此不佞所以引为深戒，颇望读者有以教之。至于本书之旨，数见于篇中，不必更述，毋劳先自夸张，更毋劳他人夸张于篇首。兹当排撮已成，将付印刷，为书简端如此。

泗水渔隐识

民国十八年秋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双雏记

艳塔记

江湖铁血记

血昆仑（第一部）

血昆仑（第二部）

血海潮（第一部）

血海潮（第二部）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封面设计 樊泰  MCD 13521027010

目 录

第一回	陈圆圆失恃落勾栏	
	魏大郎把酒说流寇	1
第二回	夜劫船异僧退众盗	
	葛相逢壮士发配军	8
第三回	茅家埠两义访隐	
	清水桥米老闹家	16
第四回	米巧娘排难遭横祸	
	金润生乘势报旧嫌	24
第五回	米金炎平反冤狱	
	林自建苦答恩情	31
第六回	钱塘县林监押释囚	
	艳阳道罗三娘点穴	38
第七回	浣花村三侠饮风尘	
	独树镇孤客送行赈	46
第八回	陈圆圆应运入侯门	
	柳如是浪迹投名士	53
第九回	武林城义犯起解	
	草桥驿黑店逞凶	60
第十回	傅大福草莽定去就	
	洪承畴忠节付裙钗	67

第十一回	永福宫委身谋位 皇亲府列艳款宾	74
第十二回	逼流寇煤山缢明帝 争艳妾关将投清军	80
第十三回	山海关英雄落海 北京城胡虏定京	87
第十四回	吴降将破镜重圆 范金龙孤舟聚义	94
第十五回	秦淮河群彦娱声妓 维扬郡联翩谒公名	101
第十六回	侯公子慷慨答军书 刘孝廉寂寞商归计	108
第十七回	栖霞山傅大福剪径 紫金桥卓九郎捕蛇	115
第十八回	秃道人断凶遭凶 李啸雄避难遇难	123
第十九回	肆淫威血溅扬州 恸忠烈泪洒许浦	130
第二十回	罗三娘负骨寻母仇 刘向臣焚庐殉国难	137
第二十一回	李策削发走闽中 吕鸣挈眷居冈上	144
第二十二回	李头陀巧遇米夫妇 霍一龙浪进黑林郎	151
第二十三回	卫世昌水劫福山船 霍一龙火烧白圭寺	159
第二十四回	吕不平结众守深袅 罗三娘救孤走南昌	166

第二十五回	岫嵎峰处士留女侠 象山港海贩擒壮夫	173
第二十六回	认面目霍海出险 传耗音米老成仁	180
第二十七回	郑将军岛中励将士 众英雄海上吊英魂	188
第二十八回	延平王罗致英俊 啸雄僧邂逅冤家	196
第二十九回	王百结踏浪救李策 傅大福蛮拳打剑僧	204
第三十回	李头陀山下访师 钱继棠镇中求援	211
第三十一回	柳如是虞山毕命 钱继棠口外充军	218
第三十二回	董小宛被劫进宫 顺治帝逃禅退位	226
第三十三回	莽和尚拳打顺治帝 小娇娘技试黄叶村	233
第三十四回	罗三娘茅棚训贤徒 费佳亮镖店留弱女	241
第三十五回	欧阳威震三岔口 范豹怒打二郎神	248
第三十六回	刘向臣全家被逮 吕大器孑身探监	255
第三十七回	掘地鼠远接万小化 盖关东初逢血昆仑	263
第三十八回	精一僧荒村传剑术 万里秋府衙认囚徒	270

第三十九回	轩亭口义士劫法场 日照岭解差中魔药	277
第四十回	群英欢宴范家船 豪僧独杀普陀寺	284
第四十一回	慧修险遭黑迷禅 李策重兴白莲社	291
第四十二回	白莲僧攻打黑迷禅 卓九郎乍遇孙五毒	297
第四十三回	孙奋款接掘地鼠 吕豪投谒小孟尝	304
第四十四回	许圣手计赚孟卓 雪桃花夜奔吕豪	311
第四十五回	俏许妹削器设阱 黑云龙踏雪采花	318
第四十六回	欧阳玉点死黑云龙 孟无量初入白莲社	325
第四十七回	小孟尝创兴三合会 万化刚收教四剑徒	332
第四十八回	雪桃花暗结祸胎 陆地仙始立洪门	340
第四十九回	云小郎初造血滴子 吕大器重入普陀山	347
第五十回	血滴子遇机入皇室 海潮生挈孤走天涯	354

第一回

陈圆圆失恃落勾栏 魏大郎把酒说流寇

莽荡中原血肉飞，纷纷强弱定依违。
欺人青史凭成败，哀我苍生隔瘦肥。
草泽英雄留血影，庙堂竖子播光微。
窃钩窃国浑难数，从古到今无是非。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作者昔年橐笔走大江南北时随意感想所作。当时报纸转载，有许多人批评道：这话虽自有理，却是太偏激了。其实不然，但看古往今来，说不尽多少忠正奸佞，何曾个个有凭据？

不说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朝更代易，中凡五千一百八十七年，二百八十一帝。单说近来三百年前，明末清初之际，就如那明崇祯时代，以至于今。其间多少英雄豪杰、奇人侠士，都抱着个祖国沉沦、不共戴天之仇，奔走呼号，抛却几多头颅血肉，到如今却有谁称述他？但说道长白山龙兴有运，天命攸归，都奉他圣明在上，覆育万物。假使当日张献忠、李自成那伙流寇居然也成了帝业，还不是一般恭维他巍巍圣德，于天无极哩，休说起，张、李做了断头鬼了，自然众口铄金，便把话转过来，颂扬清朝客帝，说得他无美不具。千古是非，只是顺风转舵，随势添上毁誉，哪里更有什么凭据呢？尤可怪者，但凡古来享盛名的人，多半还是巧取豪夺，倒是真正流血的人徒然埋没无闻，这等矛盾情形，直到于今，还是一般。其实人生呱呱坠地来，便早是流得一盆血，死去也是一样流血，血流尽

了，便只剩得一把骨头，此间无论智愚贤不肖，都免不了这一场。其中也有十步流血、百步流血，以至于千里万里流血的，这血海干系，看来也是寻常，毕竟非是大英雄豪杰担当不了。

我今要把这血海中寻出几个肝胆气魄真正流血的人来，且记近三百年间真事实闻，仔细评看，其中委实有许多独立特行、忠勇义烈的事。却是作怪，那明清两朝鼎革之际，亿万数生灵之所付托，并不在这些流血勾当，乃是操于一个娼门弱女子之手，岂非异数？于今少不得把这段风流逸事开头说起。

话休絮烦。却说故明思宗登位，其时去太祖洪武皇帝开国已十有五传，这朝天子英明勤俭，原想励精图治，做中兴之主，哪知国家元气被魏忠贤一伙奸党摧残净尽，虽则魏阉伏诛，终究元气难复，只落得民穷财尽，国课重重，盗贼四起，积弊丛生，到处都是刀兵水火。如此八九年，哪里更有转机，益发国步日蹙，天下早是纷纷动乱。

不说别省，且说江南安易之处，江苏省常州府属下有小小市镇，唤作奔牛镇。镇中有一家姓邢的，名唤邢老二，比先曾做公靠生，也充当本镇地保，只因邻道窃盗诸案累累并发，官司着落邢老二身上追捕，每到比期，吃苦不过，因托病退休，回到镇中，只与人帮闲打杂，做些农家田事，却因连年歉收，镇中田荒人多，又没甚可以营生，倒使邢老二进退为难。刚巧这年邢老二妻子陈氏一病去世，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因是元旦所生，乳名阿元，年方一十五岁，却生得玉样玲珑，水样流俐，花朵也似娇秀动人。镇中人见了都道，这邢老二生个女儿，直如此秀丽，也不像是邢家的人。

当时有个老秀才吕先生，深知命理之学，与邢老二家居处不远，见了阿元这等娇袅模样，心下兀自思疑，闲中便与她批了一命。批罢，啧啧称羨，说道：“此女富贵不凡，合有王妃之命，只是五行缺水，应把那元字加个水旁，起名沅姑。”邢老二记在心里，夫妻两个闲常说道：“我这沅姑，人家都称她人好命好，却不生在富厚之家，偏偏投到我们这草窠里，便是好煞，也只嫁得一个财主夫婿罢了。”邢老二妻子陈氏不时间把这话提在口里，益发爱这女儿如金枝玉叶一般。

当日陈氏病故，邢老二正愁得早餐不继晚餐，哪里有钱与陈氏置备丧葬，直急得两眼翻白，父女两个哭了一阵。邢老二没奈何，只得向左右三瓦两舍求借，谁知都回话道：“这等年口，家里哪有余钱？”邢老二走投无路，只得回家。正踏到家门，劈面遇着中街上开豆腐店的王娘，问道：“邢二哥哪里去来，直这般匆忙干什么？”邢老二诉说老婆新死，没钱安葬，左右邻舍都借遍了，一钱无着。王娘听说，叹口气道：“这等世界，真个早晚不知死活，家家都空了，哪里更有钱借与你？”

邢老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道：“如此，怎生奈何？”

王娘道：“邢二哥休急苦，到这时只有穷打算。莫怪我口快，你现下放着如花似玉的姑娘，求人不如求己，还怕怎的？”

邢老二自心下思量，如今也只有这一条路，情知王娘脚路开阔，比先也着实做些媒婆勾当，便道：“没奈何只得如此，还求妈妈与我做主，好歹把这个丫头出脱了。只是她娘疼她一场，于今落到这一路。”说着，呜呜哑哑哭将起来。

王娘皱着眉头，踌躇道：“这镇中斗大一个所在，又都是穷小子，哪里你见得有个受主？若在苏州常州府城内，那就容易了。你家二嫂子既是放倒，又延搁不得的，这却如何是好？”

邢老二呆呆望着王娘道：“但凭妈妈做主。”

王娘思量好一会儿，说道：“邻要邻好，亲要亲好，你我既同在这一个镇上，我的话又说出了，好歹与你打点便是。”当时王娘与邢老二趑入邢家来，周遭看了一会儿，只见沉姑抚着她娘尸体，正哭得死去活来。王娘叫出邢老二，来至中街上自家店里，一面招呼了镇中帮闲汉子，当众说道：“邢二哥为是他家二嫂子死了，没钱安葬，待要把他的女儿托我去出化，叵耐这镇中是个死地方，没处安当的。我待要带她去苏州，又因他家二嫂子新丧，一时不及，只得烦哥们与他帮忙，一应身后之事，好赊欠的便去店里赊欠些来。若还不济，大家凑些钱与他，将后益发奉还。”

众闲汉听说邢老二将女变卖，托由王娘经手，自是稳便，大家一口应允。当下众人随着邢老二来家，与他上下料理，也有把钱借与他的，七手八脚，齐心帮扶邢家丧事，一两日都已完备。邢老二把妻子陈氏安葬毕，

带挈女儿来王娘店里，托烦变卖。王娘道：“此间更没安当处，只有苏州府陈姥是我旧相识，那人手下宽裕，若交她去，最为稳便。我且与你去苏州走一遭如何？”邢老二这时事不由主，连声道好。当时王娘与邢老二父女雇了一只船开向苏州来，到得苏州府城，靠金阊门外登岸。原来陈姥就在金阊门头开设妓院，一时搜罗细柳名花，十分艳盛。又当吴下风月分外春光，便不比寻常勾栏。三人来至陈姥院内，王娘先把来由说明。陈姥看了邢沅体态神情，种种称意，两方议价，出立文契，即日成交。

当晚邢老二与王娘便在陈姥院内歇宿。夜来陈姥叫过邢沅，问了一番话，并告知院中规矩，说道：“如今你便是我的人了，我们比是娘儿两个，你有什么话尽向我说。院中姊妹们都是一般的，你也再不要姓邢，只姓我的陈是了。”陈沅一一答应。陈姥又道：“你这名儿不顺口，我另与你起个名字。”陈姥望着邢沅，只见她星眼柳眉，面如满月，笑道：“但看你这般模样，比得珠圆玉润，便叫你圆圆如何？”从此，那邢沅改姓易名，只唤作陈圆圆，落在吴中勾栏。

次日，邢老二起来，取过身价，与王娘两个动身，叫过女儿，吩咐了几句话，父女二人涕泣相别。

邢老二与王娘出院子来，走向金阊门外船埠上雇船。正在论价，只听得后面有人叫声邢二哥。邢老二回头看时，只见一人七尺身材，浓眉高颧，穿一领皂布直裰，系一条双穗长绦，头戴一顶范阳毡笠，脚下多耳麻鞋，大踏步走将过来。邢老二打一细看，却认得是陕西汉中人氏，向在江南贩马的，姓魏名博，外号大郎，浑名唤作“马上飞”的那人，连忙抱拳道：“我道是谁，原来却是魏大郎。好难得，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

魏博笑道：“邢二哥，你好吗？莫不是有公事来这里？”

邢老二道：“大郎不知，小人早是不做公的了。近来想在乡镇上种田，又值年荒，做不得甚事，正是无奈。”

魏博看了王娘道：“这位何人？”

邢老二道：“是我镇上邻居的王妈妈，因有些事，同来苏州。如今事毕，正待雇船回去呢。”

魏博道：“且不要走，俺们难得在此相遇，便去市上沽饮几杯。”